



每个农夫都可以承认自己不会制造原子弹，但却不是每个“专家”或每个“教授”都有勇气承认自己对“中医之中的一部分不诚实”、对“伪科学”、对“自欺欺人的文化造假”、对“政治文化”等等的无知。当我们这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，被戴上一顶大众给予我们的学术帽子后，我们就更没有勇气对他们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因为似乎，我们这些学人对可以装模作样地这些领域说点什么，

诚实

也许虚伪圆滑能让人一时获利，
但不诚实的人永远不会有安宁的美梦。

我们可以制造模糊不清的词汇，我们可以制造不可证伪的学说，我们可以制造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以此掩饰我们论证的脆弱，我们可以利用听众的心理制造无数的“胡扯”，我们可以捧起用自己专业术语做成的“古琴”去忽悠“面前一群群的牛”，**但我们惟独没有勇气说：“我不知道！”**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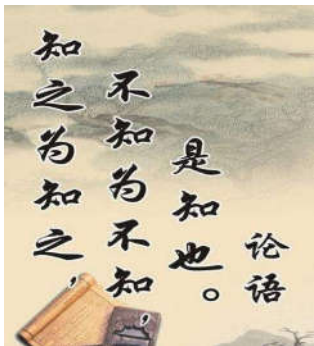
这两天的晚上，我从书房里拿了一本张平教授的《天下通道精义篇》进行重复式的阅读，你每次读都可以从中获得很多的乐趣。例如，我在这本书的第 3 章第 3 节里读到这么一句话：“教会你的舌头说‘我不知道’，以免谎言被揭而身陷囹圄。”在张平教授对这句话的注释中，你可以读到这样的话：“此句亦见于《塔木德·祝祷书》的第 4 页上：‘既然摩

西知道，为何仍说：大约是子夜？因为摩西觉得法老的天象师可能犯错，并由此指责摩西说谎。为此夫子（拉比）说：教会你的舌头说‘我不知道’，以免谎言被揭而身陷囹圄。”

我读书总是喜欢把类似的内容联系在一起思考，这样既得趣味又更催人深思。例如，有一次我看到自己的好友 K 的家里，看到他在私人的笔记本电脑上贴有“道德网虫之四戒”，我细细一看觉得非常受用，那四戒分别是：（1）不读网站新闻：各种网络新闻，社会报刊之中，关于社会黑暗面的事情，记载是最为详细的。而之中尤其是那些“又黄又暴力”的新闻，

尤其是描摹尽致。弘一法师（李叔同）说：“虽无淫欲之人，常阅报纸，亦必受其熏染，此为现代世俗教育家所痛慨者。故学律诸道侣，近已自己发心不阅报纸。”在这里也适用于此。（2）不发恶毒评论：恶言强加于人，将自己的道德观或意识形态凌驾于他人之上肆意进行人身攻击，尤为可耻，有责任感的人应该最忌成为那类毫无廉耻感的网虫。（3）不谈自己不知道的事：自己不知道不要乱加评论，即使是网络也不能不懂装懂，误导他人。（4）论人都要从善意出发为首要：一件事情你可以从好的一面看，也可以从不好的一面看，质疑当然是必要，但论

人是非切忌胡乱猜疑并且以小人心度君子腹，看事情积极的一面是对自我以及对他人的起码尊重。--当然，这第3点才是和我所要叙述的文章主题有所关联的。但因为我对这4点印象尤为深刻，所以引在这里。)



这句话(“教会你的舌头说‘我不知道’，以免谎言被揭而身陷囹圄。”))

显然类似于孔子告诉子路的那句名人名言：“由，诲女知之乎！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当然，抛开孔夫子不讲，早这么干把年的摩西或许是早知道这个道理了。读一读《托拉》，那上面当然有这么一个细节：上帝告诉摩西，为了让人们看到他是如何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区分开来的，他将给予埃及人一场“盛大”的灾难，在那里，所有头生的生命都将死去。而摩西传达出去的话是这样的：“上帝这样说，大约到子夜，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……”。（《出埃及记》11:4）。犹太教法典非常希望搞清楚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为什么摩西要在这里说‘大约

到子夜’？在《塔木德.祝祷书》的 3b 到 4a 里，人们集中探讨了这个话题。（这一细节的引述是为了质疑大卫对子夜时间的不精确理解所致，拉比们说：“连摩西都可能不清楚子夜的具体时间，何况是大卫！）

如果一个普通朋友告诉你一句话并且希望你把话告知另一个朋友，那么当你进行传达的时候，诚实的你一定会采取‘人家说什么我就传达什么’的策略。在这里，我们当然可以设想摩西只是照搬上帝的话而已，那么这就意味着，上帝自己就是这个意思：‘大约到子夜’。但是，上帝不是‘普通朋友’，上帝是不可能发出模糊不清

的指令的。因此，前面的假设也就被推翻了，这就意味着：上帝自己的意思是：‘在子夜’而不是‘大约到子夜’。与此可推演得知的是，这一切都是摩西的‘加工’。当上帝对他说：“在子夜，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。”后来，摩西告诉别人的话却是：“大约到子夜，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.....”！那么摩西这么说话又是为什么？



**《塔木德·祝祷书》提供了好几种
答案：**

第一个答案来自拉希的子孙，也就是托萨伏特的注解。在上面是这么记载的：“首先，上帝告诉摩西说：在子夜，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……然后击杀那里的头生子。”你可以确定他对摩西的指令确实是一个精确的时间。但摩西本人却对上帝这个神圣的计划不是很了解，尤其是他并不清楚上帝所说的‘子夜’究竟是什么时候？所以，谦恭的摩西并不想传达一个自己并未问清楚的事情，尤其是他本人确实对此模糊不清，他便改说成：‘大约到子夜’。

当然，我们可以肯定拉比犹太教定然会假设上帝从不会犯错甚至是发

布模糊指令的前提，因此，这里的一切责任大概都得由摩西承担了，所以托萨伏特的注解提出了“甚至连摩西都确实不清楚子夜的具体时间”这个答案，但是即使摩西这样神圣的人物，他也许也很可能不会犯错，所以，我们可以发现其他的答案，在那里，人们都假定：上帝和摩西都很清楚子夜的具体时间。

第二种答案是：上帝对摩西说：在子夜，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……。如果我们引述希伯来原文，在这里，我们发现摩西在这里传达的句子里，那个字母 Kaf 起到的作用也许并非要故意模糊时间，而只是强调相似性而

已，换句话说，在这里，摩西这么说的意思并非要表达‘大约’之意，而是希望尽量强调并贴近上帝的指令。

而第三种答案就是我们在一开始读到那样：“它见于《塔木德·祝祷书》的第4页上：‘既然摩西知道，为何仍说：大约是子夜？因为摩西觉得法老的天象师可能犯错，并由此指责摩西说谎。为此夫子（拉比）说：教会你的舌头说‘我不知道’，以免谎言被揭而身陷囹圄。”（这里的意思是：摩西和上帝一样当然知道子夜的具体时间，但是摩西不希望因为法老那边天象师的无知而导致自己预言的失误，以此亵渎上帝，所以摩西说成是‘大约是

子夜’ 以确保万无一失。)

但是，我们必须问自己：“我们为什么要学会说‘我不知道’呢？当你确实不知道一个事物的时候，这一点不是自明的吗？” 如果我问一个路过的农人：“请问，你是否知道薛定谔方程？” 他很可能就会对你说：“我不知道！” 你瞧，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？**为什么《天下通道精义篇》和《塔木德·祝祷书》都要反复告诉你：“请教会你的舌头说‘我不知道’！”？**

现在，我明白了。上面两个相同的声音，都特别适用于我们很容易自圆其说或模糊不清的领域，而且都特别适用于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脑力

劳动者。的确，每个农夫都可以承认自己不会制造原子弹，但却不是每个“专家”或每个“教授”都有勇气承认自己对“中医之中的一部分不诚实”、对“伪科学”、对“自欺欺人的文化造假”、对“政治文化”等等的无知。当我们这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，被戴上一顶大众给予我们的学术帽子后，我们就更没有勇气对他们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因为似乎，我们这些学人对可以装模作样地这些领域说点什么，我们可以制造模糊不清的词汇，我们可以制造不可证伪的学说，我们可以制造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以此掩饰我们论证的脆弱，我们可以利用听众的心理

制造无数的“胡扯”，我们可以捧起用自己专业术语做成的“古琴”去忽悠“面前一群群的牛”，但我们**惟独没有勇气说：“我不知道！”**



专家的琴一概是可以授人而且也可以拿来骗‘牛’的，因为现在这个世道的‘牛’可谓生养众多，所以他们的惯辙和很多“非圈内人士”也是差不了多少，例如，多数‘江湖混客’甚至可以在没有琴的时候都可以忽悠身边的‘蠢牛’，例如算命术师可以有

几百套门路，将你提出的一切过去现在未来之问题，一一答解，并且你用东方人的“混沌脑子”想来想去，绝不会找到破绽。每个成功人士都不会告诉你‘我不知道’，而且个个是成功的口技表演艺术家。正如蒲松龄形容成功的口技少年是“并无乐器，惟以一指捺颊际，且捺且讴；听之铿铿，与弦索无异”（《聊斋·口技》），我们这群现代的表演艺术家，也可以如是修炼，且得道而速成，他们学到的知识一旦变成自己获取名利的工具，那么其满腹的‘稻草’可以用来装扮成‘金缕’，而即使胸无点墨也可以拿点“进口油漆”装点门面，路数绝对是不会

少的。



这真是贻害社会的毒气，当我这个貌似受过教育的人，坐在你面前，面对着你向我提出的一个个尖锐的问题，而我却不希望你拆穿我自己的虚荣脸皮时，我的确很想用无伤大雅、虚张声势、含糊不清的观点去应付你的追问；如果你也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，你就会被我蒙蔽，而如果你是一

个诚实的孩子，或者你用你朴素的眼神看待我的虚饰时，我就会胆怯。我可以逃跑，但却惟独没有勇气说：“我不知道！”

这类不诚实的风气当然是应该尽早消灭，当当我们这群自以为生活在最科学时代的人，没有足够的诚实坦言我们对待很多模糊领域的无知，那我们永远也不会进步。那些抱着不诚实态度去遵循自己所受刻板教育的人，他们永远只能做二流的学者或评论家。而诚实的人则在依靠自己的分析能力，在面对自然界和社会问题的“无情挑衅”后，可以坦言自己的阻力，并且他们的态度给予了他们真正的创造力。

我们希望做哪一类人，取决于我们自己。

别忘了：“教会你的舌头说‘我不知道’，以免谎言被揭而身陷囹圄”。

如果你到现在还不懂其中真谛，迟早你头顶上掉下来的博士帽子的尖角，会一下子砸烂你的舌头。那只是时间问题而已。



www.fydt.org